

皇清經解

皇

清

經

解

皇清經解卷四百三十四上

學海堂

尙書後案

吳王光祿

鳴盛

著

辨孔安國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辨〕曰閻若璩曰此云書契起于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樞外紀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跡初造書契晉書衛瓘傳子恆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爲萬世文字

之祖者此自爲畫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僞孔序非是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敎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夸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

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曰此云百篇據序而數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尙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作書論依尙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尙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太官真主忠恕主近

辨曰鄭雖注緯而與經別行緯雖有百二篇之說似與張霸偽書同鄭注經仍用壁中真本與張霸無涉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焚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

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

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

慎慎爲魏相慎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

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年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

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

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

篇之義世莫得聞

釋文曰二十餘篇卽馬鄭所注二十九篇也

疏曰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

篇以教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

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亡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太誓猶有三十一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閒得太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八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

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是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
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
帝本始元季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
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
時已得太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
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
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
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太誓理
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
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
疑但于先有張霸之徒偽造太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

也

辨曰漢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衛宏尙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敎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略以意讀宏此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卽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敎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閔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夾二氏夾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閒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

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僞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薨何至家無本經僞孔特誤會衛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強欲回護乃云傳敎既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僞者特欲抑伏以自伸故云云爾

又辨曰疏謂二十九是計卷若計篇去太誓猶有三十一蓋盤庚出二篇康王之誥出一篇也此三篇本應分出孔壁真本及馬鄭本皆然非作僞者意至堯典分出舜典皋陶謨分

出益稷則作僞者一人之私意諸本皆不如此

又辨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未得太誓文選注引七略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季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司馬相如死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卽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況伏生大傳已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卽有太誓且不特此也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恐太誓之出尙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不由伏孔而得反啟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豈疑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

之孔者穎達據晚晉偽本反誣彼爲張霸作冤哉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

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

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釋文曰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

謨夏書五子之歌九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太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

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五十九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葉飫夏書帝告釐沃湯

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
父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直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
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
肅慎之命毫姑凡四十二篇亡

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
舜典合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
合之者蓋老而口授因誦連之耳其盤庚本當同卷康王之
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爲篇首乃
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
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
爲五十八加序一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
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旣畢
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

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辨曰〕此段皆作僞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僞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而從無

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僞書始蓋作僞者貪太誓文多
易于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于伏書去其太誓則三十四者
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舜典益稷于是遂爲三十三矣
至增多之書雖亡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僞者豈不欲照
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
祇就其有可摭摭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
不合于是遂爲二十五矣夫真書五十八篇僞書亦五十八
篇其篇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
僞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實不合
也真書四十六卷僞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真
書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

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僞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僞者旣欲同于真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

朱氏彝尊以伏書只二十八云

二十九者其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一是序非也

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僞者乃創爲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辨〕曰閻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于易孔子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故以己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亡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象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